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安拉 的 子 民

回
族

高发元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2.313
28:3



20世纪中国民族发展实录

K892.313
G128.3

K892.313
G128.3

安拉的子民⁻²³

(回族)

高发元 著

责任编辑: 徐 曼

封面设计: 传智工作室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第一集)

安拉的子民 (回族)

高发元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印装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8.125 字数: 585 千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 - 3000

ISBN 7 - 81068 - 191 - 5/C·26

(本集共七册) 总定价: 84.00 元

社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 5031071

E-mail: yupress @ sina.com

编委会:

主 编: 高发元

副主编: 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呼、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一、 远祖来自不哈拉	皈依伊斯兰	2
1.1 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	归并西域	3
2.1 5子23孙	辛火踏真坐乘	7
3.1 落籍纳家营	文会恭录	9
二、 祖父纳海	号“联立静安”	11
1.1 空房与婚事	受开隆降	11
2.1 “回汉互保”的举手	烽火狼奔	13
3.1 殉难	静默处刑	16
三、 父亲纳德贵	英文香案录一录	18
1.1 逃生昆明	“人国中显威”	18
2.1 小本生意	命劫于命天	19
3.1 葬礼	静默处刑	21
四、 纳忠和他的事业	静默处刑	24
1.1 就学清真寺	静默处刑	24
2.1 反对葛尔田	“文不害害”	27
3.1 斗胆评论	回回“升交”要	29
4.1 《清真铎报》	京报案卷	30
5.1 爱的教育	“血铸的香案录于基长显的香案”	31
6.1 阿訇辩论	“半一的回回香案录”	32
7.1 异域来客	五风整寺录	33

目 录

8.	昆明离别	35
9.	沙甸壮行	37
10.	乘坐滇越火车	38
11.	粤港会友	39
12.	“安德立邦”号	40
13.	初到开罗	45
14.	拜师求教	48
15.	埃及情愫	54
16.	最后一张学者文凭	55
17.	“你是中国人吗？”	57
18.	天命与使命	59
19.	印度险情	67
20.	老猴村	68
21.	出任教授	71
22.	“请看下文”	73
23.	要“交代”的问题	74
24.	举家赴京	75
25.	“学者的墨汁甚于殉道者的鲜血”	78
26.	“坚韧是信仰的一半”	80
27.	树老雄风在	82

五、 纳忠的姊妹们	87
1. 手足情深	87
2. 堂兄妹	89
六、 纳忠的儿女们	91
1. 长子纳家瑞	92
2. 无法靠岸的小舟	93
3. “是云南学生的举手”	95
4. 务农好手	97
5. “教育疯子”	98
6. 焊管厂的主心骨	102
七、 纳忠的孙辈们	104
孙子小纳海	105

“我封靖阳王而二世三王都不自来降武烈帝性
 俊始安元江官署理都元耶，明洪武三年，命访靖阳王
 召爵，授武略将军之职，宣德七年，又升授掌印世袭锦衣
 卫，连续三代至我叔高家公依然的袭职也……”

我成阳王家真奇，真是了

“贾典亦·雅恩丁，又名马乌儿·坎敦麦尔，中亚不结扣
 (原为波斯属地)人。“贾典亦”意为“宗室的圣路”，雅恩丁
 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儿意为“长寿”。

贾典亦的始祖父曾于默德26世孙——阿非尔·纳只
 同的尼，原为西域布哈拉苏丹王，因故国被扰，不忍供诸武
 力，生灵涂炭，带家属及臣属兵丁5000余人，于北宋熙宁
 三年(公元1070年)拜谒东迁来华，被宋皇帝视为异代贤
 数九寒冬，北风袭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著名阿拉伯
 史学家纳忠教授简朴的家里，却温暖如春。87岁的纳忠教
 授身着毛衣，目光刚毅、思路敏捷、有条不紊而不失幽默地
 向我讲述着他的家世和他传奇般的经历。

贾典亦的始祖父曾于默德26世孙——阿非尔·纳只
 同的尼，原为西域布哈拉苏丹王，因故国被扰，不忍供诸武
 力，生灵涂炭，带家属及臣属兵丁5000余人，于北宋熙宁
 三年(公元1070年)拜谒东迁来华，被宋皇帝视为异代贤
 数九寒冬，北风袭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著名阿拉伯
 史学家纳忠教授简朴的家里，却温暖如春。87岁的纳忠教
 授身着毛衣，目光刚毅、思路敏捷、有条不紊而不失幽默地
 向我讲述着他的家世和他传奇般的经历。

一、远祖来自不哈拉

1910年，纳忠出生在云南省原河西县纳家营。这是一个交通便利、依山傍水、人杰地灵的美丽村庄。在这里出生的人向来很自豪，因为他们是穆罕默德31世孙，元代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对此，许多碑刻、家谱、史书中都有详实的记载。至今在纳家营遗存的碑刻中，数《皇明世袭锦衣卫纳永阶之墓》最为珍贵。该墓碑立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坐落在纳家营村北公路旁的密林中，虽历经沧桑，但仍看得出华丽精致。墓身约2米高，2.4米长，系纯青石雕刻，墓顶如宫殿式屋顶，四壁刻有宫灯四座和精美的图案及艺术体的阿拉伯文。碑上端庄秀丽的汉字楷书仍清楚醒目。碑文中写道：“……寻流溯源，祖宗功德，正历久而不忘者也。粤稽我纳氏宗谱，远祖肇西域，自所非尔入贡中华，受爵封奉王，传至赡思丁而神灵……”

…敕封咸阳王而二世三祖俱封王爵，至四世祖纳数鲁接受临安元江宣慰司都元帅。明洪武… …三年，命访咸阳王后裔，授武略将军之职，宣德七年，又升授掌印世袭锦衣卫，连续八代至我叔祖永阶公犹然荫袭职也… …”

1. 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尔（欧麦尔），中亚不哈拉（原为波斯属地）人。“赛典赤”意为“荣耀的圣裔”，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尔意为“长寿”。

赛典赤的高祖父穆罕默德26世孙——所非尔·纳只闷的尼，原为西域布哈拉苏丹王，因敌国侵扰，不忍诉诸武力，生灵涂炭，带亲属及臣僚兵丁5000余人，于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弃国东迁来华。神宗皇帝视为旷代盛举，晋封所非尔为宁西域奉王。元丰三年（1080年），西域局势平靖，国臣阿力及密沙尔率众前来，拥戴所非尔回国执政。所非尔部属大部分未返回，成为回回民族的早期先民之一。

赛典赤生于1211年，父亲是海押立哈刺鲁部主阿尔思兰汗可马乃丁。父亲离开人世后，年幼的赛典赤由母后必比哈辅佐。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王朝。由于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屠杀了成吉思汗遣往花刺子模通好的450名穆斯林商人，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讨伐，到海押立时，赛典赤率领千名骑兵，带着色彩斑斓的花豹和白色的猎鹰前来迎接。成吉思汗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并将其人马编入宿卫部队，随从征战。

太宗窝阔台继成吉思汗的皇位后，任命赛典赤为

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不久又将他调到燕京(今北京)担任主持地方事务的断事官。宪宗蒙哥继皇位后,让他协助塔刺浑负责吏、刑、兵、户、礼、工六部的工作。之后,调任燕京路总管。由于他的政绩突出,被提升为廉政探访使。宪宗皇帝指挥攻打四川时,他负责军需品供应,从未发生过短缺,深受皇帝赏识。

忽必烈继任皇帝,在全国设立了十路宣抚司,赛典赤任燕京路宣抚使。3年后,又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并颁旨表彰他的功绩。次年,设立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他出任平章政事。任职3年间,人口增加了9565户,扩充军士12255人,增加收入6225锭,开垦土地收获粮食9721石,还节省财政支出和回笼了资金。

这时,蒙古军进入较早的省区之一云南,由于在任者不善治理,民族矛盾激化,动乱不已,告急使者不断。治理云南成了忽必烈的心腹大事。一天,忽必烈对已过花甲之年的赛典赤说:“云南我曾经去过,是个好地方,但都因用人不妥,致使边疆人民不安,打算选一个谨厚的人去治理,我看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赛典赤欣然领命,并立即寻访熟悉云南情况的人,画出云南山川、城廓、道路、村舍、驻防、险要地图呈报世祖。世祖很高兴,任命他为云南平章政事。

赛典赤来到云南,镇守云南的宗王脱忽鲁被人煽惑,以为赛典赤来夺他的王权,命令部队戒备防范。为消除宗王的疑虑,赛典赤派长子纳速拉丁到王府,请示说:“天子因为云南守将不称职,致使各个部落背叛朝廷,所以命我来安抚他们,并要求我到任后立即着手工作。现在,我不敢独自专行,请王爷派人来共同商

议。”宗王听后,当即大骂属下:“我几乎被你们大事。”第二天,宗王派宗室近臣撒满、位哈乃来见赛典赤。赛典赤问用什么礼节相见,他们说:“我们和纳速拉丁一起来,就把我们看成兄弟,请用接见儿子的礼节吧。”他们用马匹作为见面礼,跪拜十分恭敬。两个统治民族的蒙古人对一个色目人行如此大礼,使周围的人都惊呆了。礼仪结束后,赛典赤设宴款待他们,所用酒器均是皇帝赏赐的金杯银碟。宴会结束,赛典赤把酒器全部给了他们二人,二人喜出望外。第二天,他们前来答谢,赛典赤说:“二位虽是宗室近臣,但没有官爵还不能商议国事,想委任二位为中书行省的断事官,但因为没有参见王爷,我不敢自作主张给你们授职。”宗王见赛典赤如此尊重他,十分高兴,于是宣布一切政令听从赛典赤所发。

1274年,赛典赤上奏朝廷说:“云南的少数民族部落还有很多没有归附,计划由宣慰司管军队,并且统一在行省领导下。”又说:“哈刺章(今大理)和云南的面积相等,而州县都是由万户、千户主宰着,应当改置令长,纳入国家体制。”朝廷批准了他的奏章。次年,云南改为郡县建制。

云南地方风俗缺乏礼仪,赛典赤就倡导移风易俗,教人们作揖跪拜的礼节;婚姻要有媒人介绍;亲人死了,要入棺安葬并举行祭奠。他还帮助群众改进耕作技术,倡修昆明松花坝水库,排涝防旱;建孔庙(即今文庙),明伦堂,购置经典史籍;拨给学校田产,使学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云南的教育事业开始兴盛。同时,建盖清真寺。相传当年在省城共建了10余座清真寺。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到过昆明,盛赞“城大而名贵”,穆斯林甚众,宣礼塔林立,“邦格”声回荡南天。回族穆斯林在持守他们的宗

教信仰,传承伊斯兰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有的人还成了汉学大家。

国家发行钞票,老百姓不会使用,赛典赤向朝廷禀报,获准云南可以继续使用贝币。云南山多路险,交通闭塞,路贼频繁出没。为民着想,赛典赤根据各地情况,设置镇一级行政机构,委任一名当地人担任镇长,设专管治安的百夫长一人,往来人一旦遭盗贼抢劫,均追究他们的责任。

赛典赤在云南推行改革,招致少数地方民族首领的反对,他们上京控告赛典赤专断擅权。忽必烈皇帝知道后,对待臣说:“赛典赤忧国忧民,我很了解他。这些人怎敢来诬告!”下令把他们押回云南交赛典赤处置。赛典赤非但没有处置他们,反而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皇帝给了我就地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利,所以告我超越职权。我现在不责怪你们,还要委派你们做官。你们能否尽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告状者连忙叩头拜谢,悔恨不已地说:“我们犯了死罪,平章大人给了一条命,还委派我们做官,我们定用死来报答。”

赛典赤在云南执政6年,1279年病逝,享年69岁,噩耗传来,“百姓巷哭”,“远近如丧考妣”。交趾王派12个使者,带着悼唁文书前来吊祭,悼词中有“生成育我,慈父慈母”的话。使者们的哭声震动了原野。他的遗体安葬在昆明北门城外,现松花坝水库西侧;衣冠冢在昆明市东郊五里多(现五里多小学大门外)。忽必烈对赛典赤十分倚重,追封他为咸阳王,下诏书要云南省的官员一切照赛典赤生前制定的规章办事,不得随意改动。